



論語或問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或問首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不為非義之說亦得之但以為設辭則誤矣范氏以為孔子欲妻以女而辨其非罪者失之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以下亦足以警世俗簡賢附勢之私矣謝氏以為聖人非子

其子以為可託則過於人情至於以智帥人之說則牽合甚矣且夫子之於公冶長特取其不為非義而已豈遽及夫不為桎梏而死哉苟如其言則凡繫於縲紲而能以知免者不問其有罪無罪皆聖人所取矣而可乎楊氏不累室家之說正與謝氏相反似又失之苟且而不及聖人之意然施之今世亦足以破夫過計求全之惑也周氏論二子之優劣則賢於尹氏之無所分別矣胡氏所論後世婚姻之失尤為有補胡氏曰聖人之於婚姻參度彼己如是之審所以能保終而無敝也後世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

或憑媒妁兩美之言或因意氣一時之諾初未嘗深知二人之性行也雖然壻猶易見女最難知人多謹於擇壻不能慎於擇女逮德下衰又惟財色是迷而不思家之隆替自內助始也可勝歎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或問二章之說曰范氏得之謝楊周氏亦善而胡氏

吳氏亦有可取者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

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游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吳氏曰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程子斯焉之訓有所未安侯氏蓋用其意則誤矣但范氏推言魯有君子而不用蓋以講筵開導及

之非經之正意也謝氏以曾多君子為夫子之力事
理固當出此然亦非此章之本旨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以器為尚飾之物恐非本意
蓋器亦有不尚飾如陶匏者不得槩以尚飾目之也
夫子所以稱子貢者正以其可用而已瑚璉之飾則
盛矣然不言他器之華靡者則所取者乃在乎宗廟
貴器為重也若其後說所謂宗廟可觀之貴器則語
意始不偏耳至與范氏皆以子貢為自矜自賢則恐

未必然亦見夫子之稱子賤而意其或可以庶幾焉
耳范氏又直以器為不通乎變而子貢小之恐當日
答問之意亦未遽及此蓋但本稱其可用之實而今
較其輕重則誠與其稱子賤者有差等耳楊氏說亦
類此而加以抑揚之說則又似子貢本能不器而夫
子故抑之未能為宗廟之貴器而夫子故揚之恐其
說尤有所未安也謝周二說相似而謝氏甚焉其曰
能輝光則何害為不器則今固未能不器矣又安可
遽以為小成乎其曰何害為形而上者則夫形而上

者乃名理之辭而非指其地位之稱且又豈判然二物而可以去此而即彼乎諸說惟尹氏最為平實其說雖約而所得多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之解善矣其後說以為仁則佞不害惟不知仁則無所用佞者恐未安也大抵諸家皆不解此句之義故其說多不通呂氏口給之訓甚善但不仁而佞不若仁而佞者亦太緩於辭而徒

贅其說矣此其優劣又豈待較而知哉楊氏以為佞者畏君子之求諸非道而取憎則以佞為諂諛之意此於字意既已失之又特畏人之憎已而不為諂諛則其為諂諛也大矣豈君子之心哉前篇第二十四章亦已頗論之矣尹氏直以孔子許仲弓之仁亦不考於不知其仁之句而又并讀七字為句之失也曰仲弓以德行名而子以為未能全體不息於仁何也曰仁之難能甚矣以顏子之賢僅能三月不違而已則仲弓之未能全體而不息也亦何疑哉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或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為己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為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曰程

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為賢乎曰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

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曰諸說如

何曰程子范謝得之而胡語亦可取也胡氏曰漆雕

蓋為己之心勝而進道之志大也若楊氏以不自欺為進乎信則有

躡等而過予之失又以為孔子見其如此而後使之

仕則又非事序矣且既曰進乎信矣而又曰克之有

未至者其與前章又若相矛盾也蓋不可曉矣曰程

子所謂道著信便是止何也曰此言學者當以漆雕

開為法而未可遽以信自許也見之未明守之未篤而輕自許焉則止於此而不能進矣曰其曰只是這箇理已上却難言者豈此理之上又有理之難言也曰不然也徹上徹下一理而已故曰只是這箇理但見之明養之至以至於德盛而仁熟焉則其所獨到有非言意之所及者豈曰此理之上復有一理而不可言哉孟子所謂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者意亦如此耳曰其以子使開仕為求祿則似以開為未足乎仕者又曰其仕有餘則又與前說若不同者何也曰所謂求祿之仕正以其於此有未信者而明夫非若聖賢之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者也然以其篤志如此則夫子平日亦豈全不知其短長而姑使之為舖啜計耶使效一官修一職而無愧於其祿焉則宜亦已有餘矣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或問六章之說曰程子得之矣但其曰譏無賢君者不若呂氏周氏之為善也然呂氏不忍絕中國無所

取材之說則未安不若周氏之完善矣程子又於佛
盱之召有示人以迹之言而引此章以為比今范氏
於此章亦因以為說焉則恐其未必然也夫道固無
所往而不在然直言其無所不在可也亦何必故為
是說然後可以明之耶既為是說以明之而卒不往
則又惡在其能明也若曰自今觀之可以見海之可
浮夷之可居亂人之或可從則可矣以為聖人之言
先有此意則恐其不容有此安排計較之心也謝氏
以浮海為設言亦非是聖人欲稱子路之勇而可共
患難蓋一言而足矣又何必迂回宛轉曲為是說然
後足以信之耶且夫子之言正為憂則違之不得已
而去耳豈憤世過中之謂哉又謂聖人豈終乘桴浮
海者亦未然也逢萌管寧遭漢之亂皆嘗浮海而居
夷矣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為
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雖有此歎而卒不行
也子路則不能度於此而遽喜焉所以有無所取材
之譏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正抑揚之辭也未有楊
氏所謂聖人之勇不可過之意然自今觀之則亦可

以為偏勝過中之戒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皆未有卓然不可易之論范氏深譏三子并與其材而不之取過也治賦為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

仕天子之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為高哉此與前篇訥言之說大率相似蓋元祐議論意趣多類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既不足以救當時之弊而又反啓後來之禍也又以三子為有願乎其外固不足以為仁恐亦未然三子之於仁固亦勉焉而未能至耳謝侯皆以仁為覺者故皆以為三子之材之發為仁而特未能有其全體但謝氏引子貢問管仲及聖人語道不若諸子之漫無統約者則未有以知其旨意之所在而侯氏所謂觀其進退周旋

則其仁可知者尤可見其歸於覺之說也又謂夫子
恐武伯不識仁又謂子路盡仁而仁止於是者則其
顧慮忖度尤不近聖人之氣象也其他如云使武伯
知仁通上下則知三子之仁而可以知為仁之方者
皆可疑使聖人之意果出於此則何為不直告以通
上下之云者而為是溟濛澁漾之說以迷之耶楊氏
雜引論孟之言旨意向背亦不相入如道二仁與不
仁而已矣此謂趨嚮善惡之分極於細微而終於廣
大之言也君子而有不仁者此謂勉慕於仁而力有
未至未能無有毫髮之間斷者而言也若以趨嚮之
極而言則雖曰未仁不害其為小人若以其毫髮間
斷言之則雖曰不仁亦豈害其為君子哉今日君子
固有不仁者而又謂不可正言其不仁則亦自相戾
矣且聖人之言豈其計畫籌度至於如此然後出之
哉周氏亦以三子之事為非仁不能矣又謂其器重
道遠而非三子之所及首尾衡決蓋不可曉矣至尹
氏則幾矣然所謂盡仁之道斯謂之仁者亦不親切
讀者但以此篇四章之說通之則其說曉然不待辭

費而決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
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
如也

或問八章之說曰諸說皆同但惟周氏以與為許他
皆以與為及恐未安耳程說第四條不喻以下恐說
之者誤不若第三條語為完也范氏以子貢為知足
以知之而仁不能及者非此章之意也夫子貢之對
而夫子與之者正以其知不及而言耳豈遽及夫仁

哉又謂子貢畫焉亦無所據呂氏論知十知二最善
胡氏又推明之亦得其旨胡氏曰聞一知十舉始知
終無不盡也聞志學則知
從心不踰矩之妙聞可欲之善則知聖而不可知之
神此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者序而進類
而達也語以出告反面而知昏定晨省語以徐行後
長而知天顯克恭此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
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謝氏以知十知二為材品
其不可企及故稱之如此謝氏以知十知二為材品
之高下而非造道入德之謂故夫子與不如回者亦
以材言而未害於其造道入德之實也為是說者新
則新矣其未免於過也歟其他大抵皆祖程子說亦
無大得失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或問程子謝周尹氏晝寢之說如何曰前乎此者劉侍讀嘗言之矣蓋以寢為寢室之寢而非眠寢也曰然則然乎曰以其文義推之恐其未必然也况晝居於內未有以見其必為邇聲色者遽以耽惑責之則其探人之私而發揚之亦大不恕矣故范楊氏皆從舊說蓋知當晝而寢其怠惰自棄之罪為顯然而可

責也諸家多以朽木糞牆為譬其質惡者亦不然也若其質之本然則亦哀矜之而已矣豈當若是其切責之乎聽言觀行夫子亦設此以警學者耳謝楊以為誠然者誤矣周氏又以今昔為言亦未得為通論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或問申枨之剛曰諸說皆善而蘇氏亦有味蘇氏曰未免於慾者其志嘗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但張子范蘇楊氏之說失之緩不若程子謝周氏之言緊而切也范氏無心之

說已辨於前篇之十章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或問十一章程子之說不同何也曰第一條出於程子之手筆其言最為的當其他則傳錄之間亦容有誤矣曰然則其語仁恕之別奈何曰以無言者自然而不待禁止也以勿言者禁止之辭勉強之意也此仁與恕之辨也范氏以下皆失之也惟楊氏則語太簡而未有以知其意之所在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或問文章性命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以為聖人未嘗不言性命但其旨淵奧學者非自得之則雖聞而不喻也此說善矣然考之論語之書則聖人之言性命者蓋鮮焉故門人又記之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竊恐子貢之本意亦不過於如此也范氏以為聖人教人各因其材性與天道實未嘗以語子貢則亦近矣但不察乎罕言之旨而以為聖人之教有屏人附

耳而後及之者則誤矣抑如子貢者夫子嘗告以一以貫之矣又告以天何言哉矣又告之以知我其天矣則固不可謂未嘗以告之謝氏楊氏以為性命之微聖人未嘗言而每著見於文章之中要在學者默識而自得之則亦誤矣使聖人果絕口而未嘗言也則學者何以知夫性與天道之目而求所以自得之若其曉然號於衆曰吾有所謂性與天道者在乎不言之中而欲學者之自得則其言之已甚而又駸駸乎佛老之意矣安得謂之未嘗言而不可聞哉游氏

以性與天道為有精粗之別而謂夫人論性之妙則預於天道而雖聖人有所不知非但子貢不得聞也則又甚焉夫謂論性而預於天道非但不成義理而亦不成文辭且聖人既不能知矣又若何而能論之耶亦不待辨說而知其不通矣彼其親炙先覺之門而一旦差誤至於如此學者可不深切為戒而精思力行以求盡其心傳之實耶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或問子路恐聞之說曰諸說皆得之惟謝氏為異蓋

其說每以知為重而行為輕故反以聖賢力行之意為知道之具其亦誤矣至於吳氏之說則又可以補諸說之未備也

吳氏曰子路勇矣然一於敢行不復置思於其間有不能無失者故夫子

嘗以其兼人而退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或問孔圉之得謚以文何也曰先王之制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為謚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為人或不能

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謚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為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旨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已耳曰諸說如何曰范氏以敏為敏行之敏不若呂氏以為不敏之敏者得之范氏又引舜以為說則過矣呂氏所謂物相雜者求之亦太過矣其他諸說皆得其大意而吳氏之說意義尤備

吳氏曰孔圉之行如此然孔子責人以恕居其國不非其大夫又戒子貢以方人故止以

所長稱之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范氏善矣惟所謂陳善閉邪者恐孔子之意未必及此也謝氏所謂難以一事言蓋至理當如此而引文王事以明之者亦過高矣凡觀書者於此等處正當反求諸己而驗之踐履之間惟愈近而愈卑則其體之愈實若但廣求證左推致高遠則恐其無益於為己之實而徒為口耳之資也至以子產為成人則其許之亦太高矣尹氏之失蓋亦

類此惟范氏為得其輕重之宜爾曰是四事者亦有
序耶曰行己恭則其事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
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焉則民雖勞而不怨矣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楊亦為得之蓋久而其敬不衰耳非久而加敬也謝氏意則善矣然謂非有意於久交者辭意俱病又以盛德而有常者語晏嬰則恐其未足以當之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張子楊氏得之若程子范楊尹之說則吾於管氏之章已辨之矣程子采地之說恐其或誤也謝氏又謂文仲不知僭上害禮之事於我何益則是僭上失禮之事若為之而有益則為之也可乎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

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諸說各有發明然似皆未得其所安獨程子之言則至矣而亦或有未備者焉請得推其意而極論之蓋子文之質近於好仁者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子張之行有難能者故疑以爲仁而問之而孔子則以爲是亦忠清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蓋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

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
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
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
隨之事至乃以身爲之而不知其爲罪文子立於淫
亂之朝旣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
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
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
人者平日之所爲止於如此其不得爲仁也明矣若
據子張之問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
所以行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爲告新令
尹則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愠者又特
不見於色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愠耶至於文
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
耶抑其恐畏躁迫特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
也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事
實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而
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
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

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
識乎程子之意大槩恐出於此但其謂夫子不信子
文無愠之事而獨指舊政告新為忠則恐或未然也
曰程子又謂子文若果無喜愠則何以知其非仁然
則古者遁世之人後世異端之學蓋有能是者已亦
可遂以仁許之耶曰程子之意亦曰若子文之心其
至公無私果如此則必有以盡心之德全天之理而
五常百行無不貫通耳若徒能心如木石無所喜愠
而所為有不合於理者焉則又何仁之可言哉曰程
子以為二子之事聖人為之亦曰忠清而已何也曰
其事則謂之忠清誠有不可易者若聖人之心則豈
有一事之非仁哉但遂以忠清為仁則不可耳曰然
則夷齊三仁之見許於夫子何也曰此三仁者考事
察言以求其心則其中洞然無復一毫私欲之累其
亦異乎二子之為矣故程子以為比干之忠見得時
便是仁亦此意也曰諸說之得失奈何曰人之仁與
不仁論其心如何耳范氏以必有以及於天下然後
為仁何其言之戾邪比干之忠伯夷之清固亦未能

有以及於天下也而况窮居一介之士終身何可以有望於仁也邪呂氏以子文不知進退之義文子不知去就之義文子之失又不專在於亂作而後去之一節也且詳其意似亦以不知似矣然子文楚之宗臣無必退之義知之云釋未知之意而未有以驗其必然也使出於此則其失又甚矣謝氏又以二子為質厚之人不待學問而自能入德其忠其清固亦非仁不能但不可遂以忠清為仁如答孟武伯之意耳前章辨之已詳此不復出也楊氏以文子為事君人而又謂其不為容悅孟子本文之意似不如此所以謂之事君人者正以其事是君則為容悅而無所擇於義理也若不為容悅則又安得謂之事君人哉且孟子所謂容悅特謂求容於君求悅於君耳楊氏以釋子文之喜色似以為容悅之貌者於文義尤不通也又以比干伯夷為仁而謂仁不可以迹論則其意蓋曰比干伯夷之仁在心子文文子之事在迹故雖相似而不得為仁耳然比干伯夷之所以為仁正以推迹之曲折以知其心之隱微而得之耳若欲舍迹

而惟心之論則所謂心者又何所因而可見乎程子之譏文子正以心迹之不可判耳楊氏蓋亦聞其說矣而反為此論何耶且其為說與范氏之下者正相反而其失則均若銖較而寸度之則恐反不若范說之為實也侯氏所謂理之得者可以言德而非所以名仁之義又且得於三者而獨不得於仁豈又以仁為覺於是三者之云乎至色有歉於心以下全體踐形之說則其意之所指殊不可知以大槩而觀之則其遠於聖人之意而出於強為一偏之說亦可想而知矣其論二子之所為又直以為末事而不知為臣為仁之道蓋以失夫未知之說而與上文全體一事之云者了無系屬又不知其以何而為說也至謂二子不知為仁之道使聖人為之亦只可謂之清忠則又以己之意附於程子之說而不知其有不同者也程子蓋謂聖人之行或有出於忠清者耳夫豈以聖人為不知為仁之道如侯氏之云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嘗以使晉之說則狹矣且

以傳考之亦未見其再慮而當之實也其謂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者則至矣蓋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且以文子言之其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弑立則為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又背之而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之過而反牽於計較之私也與曰諸說如何曰此特為臨事之思耳范氏通以

學問求道之思為言誤矣周公仰而思之亦為其有不合耳若事理曉然者又何待於如是耶謝氏再思之說善矣然亦有所未盡若因其說而益之曰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為可也徐思之而果可焉則行有不可焉則止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為不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有可焉則行則庶幾其全耳若楊氏之說則又略矣若是則皆為一思而已何名為再哉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武子之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若曰邦無道而佯為喑默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張禹孔光之徒而夫子亦何取哉大抵此章之說皆不考其事實故多失之惟程子意圓而理備若張子則固以武子為喑默而罪之范謝則直以喑默為當然而謝氏計較利害之間幾有流於為我之意則又甚矣楊氏過高無實則其失聖人之意又益遠云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之說善矣然以孟子之說考之恐其或未然也蓋孟子所謂進取即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孟子所謂不忘其初即此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特所傳聞之有異辭耳豈得彼為一說而此又自為一說耶范呂成章之說亦與孟子不合又如所謂不成章不達者亦豈立言之謂乎但范氏似以為裁其性行之過而呂氏似以為裁其立言

之非則范氏為長耳謝氏大意近之但其言多病耳
夫夫子之初心固在於行道而不在於傳道然豈其
牢關固拒而不肯以一言稍發其秘乎且其志雖在
於行道而得英材而教之其樂初亦不相妨也狂狷
雖不中道然以聖人教人不倦之心恐亦無厭而薄
之之意也况必若是而得邦家焉則教不素明材不
素具其亦將何以自輔而有為耶其後所引孟子之
文亦非此章之意蓋其以簡為狷之誤也呂氏亦然
則又有過不及之說近於得之而意有未備亦非是
當於本章辨之耳楊氏又私淑諸人恐孟子本文亦
非教人之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或問夷齊之有舊惡何也曰蘇氏蓋嘗言之然無所

考未敢斷以為必然也

蘇氏曰夷齊之事遠矣傳失其辭意其出也父子之間有

間言焉若申生之事與不若是則又何惡之可念哉

曰其不念而怨希也奈何

曰程子之言詳矣其於扣馬蓋不決然以為無也但
以其諫辭為不可信耳范呂皆以怨為人怨以文考
之恐亦未當而范氏所謂樂天順理則太寬而不切

呂氏所謂清能遠怨者與此章所指亦無所合而適相反矣謝氏始以橫逆彎弓為言而結之以攻人之惡則文意殊不相類楊氏則又直以公天下之善惡為言則全非此章之意矣如是則他人之惡何必深念而又何以新舊之擇乎所引所過者化亦非孟子本意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或問微生乞醯之說曰程子范氏之說至矣楊氏亦為得之則不察其幾而失之也曰或有謂直非中庸

之行微生之事夫子蓋美之者然乎曰為是說者新則新矣然即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夫子尚何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

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且直之爲言在昔聖賢未有
以爲非美德者特惡其直而失於絞訐而已今槩以
直爲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所取而爲斯言耶然
則斯人之所謂中庸者乃胡廣之中庸而非子思之
中庸必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
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啖趙陸氏
辨之於纂例詳矣程子蓋因其說而范呂楊氏則固

以爲當世之人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
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鄧名名
世字元至云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
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或問二十五章之指曰程子之言無餘蘊矣學者宜
熟讀而深味之不可但玩其文而已也曰然則其以
顏子之心爲出於有心疑若以聖人爲無心者不亦

淪於空寂之弊乎曰是其言心亦若意之云爾且安知其非紀錄之或誤乎曰其言孔顏天理性分之別而不及子路以今觀之亦有以補其闕耶曰吾意子路之言其或志氣之發也歟曰其以子路為亞於浴沂者何也曰取其曾懷灑落無所繫累於物而言耳謝氏每稱子路棟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以為真百世之師者豈其有見於此歟世之學者不察於此輕以好勇議之以為是特責育之倫耳其亦誤矣張子亦猶程子之意也但三樂之云立語稍疎而所謂合內外而成其仁者則亦善形容聖人之志者范氏蓋祖述程子之意但其所以論子路者則太卑矣其亦未察於程子亞於浴沂之論乎若呂氏之語則亦皆未足以明聖賢之意謝氏以有志為至道之病而欲二子於不篤不指之間有所省發此正老佛之餘論也又以夫子所言為非志而聊以答子路之問則其言亦太容易矣蓋其所論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屬每每如此豈非有所發於玩物喪志之一言而不知其反以至於斯乎陸子壽嘗論此以為如謝氏者

未免為程門之醉人蓋得之矣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其後說則差約矣然其曰更不作用者亦猶此說之
意也游氏之說則亦太支離矣而於文義亦不通也
楊氏專以志之廣狹為言則徒校其量而未及實指
其體也又以二子皆為志於仁者之事則淺乎其知
二子而於顏氏尤非所以名之也尹氏獨超然謹誦
師說而無所增損於其間夫豈其不能言哉蓋必有
默識於其言而深知其不可易者矣此外則張敬夫
廣推程子之說其意亦善張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
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

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先去其私於事物之間者其
志可謂篤而用工亦實矣至於顏子則幾於廓然大
公而無物我之間矣然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
於孔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
焉此誠者天之道也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
之事亦不可忽要當如此用力然後顏子之事可以
馴致若慕高遠而忽卑近則亦妄
意躡等終身無所成就而已耳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楊亦善但尹氏
述程說而去其首句則直以知過為非難者其亦誤
矣謝氏以見其過為見他人之過則於文義有不通
以內自訟為內省之比則省之於訟其用力亦不同

矣張子有言人有過則曰觀其黨否疾已甚否內自
訟否其意亦若謝氏而觀其黨則若范氏之說也此
恐亦未安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子之意到而語勢小戾其曰忠
信質也猶曰所謂忠信以其生質而言耳語生質則
不異於人猶曰語生質則人之忠信固有與聖人同
者耳今其語不分明似以為聖人之質全與衆人無
異者則失之矣范呂皆以為聖人必待學而知蓋不

悟此為設辭以勉人學之意也且夫子之言亦曰必
有忠信如丘者耳非謂事事皆如己也呂氏遂亦以
忠信為聖人之質則又誤矣若使果有聖人之質自
無不學之理正使初無文字師友之傳亦不害其獨
知先覺也其言自盡不欺以下則善謝氏忠信又如
其前說之云其失甚明今不復辨如楊氏說則亦人
人皆有聖質不待積十室而後或有之也然其論夫
子不以聖賢自居以下則善尹氏用程子說而人誰
無質之云亦不免呂楊之誤其於程子之言蓋有所

未察者矣胡氏之說亦有所發明云
胡氏曰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孔子者況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可以學而入聖者宜亦多矣然自孟子之後以至于今讀書學問者不絕於世而求如曾閔者不能以一二數則以不知孔子所好之學而好之耳

論語或問卷之五

論語或問卷之六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或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後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曰諸說如何曰才德之云足以兼仲弓之所長矣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為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范氏之證亦為得之謝楊

遂以仲弓為仁則亦未達乎前篇夫子所以對或人之文意耳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或問子桑伯子何人也曰胡氏以為莊子所稱子桑伯子與孟子反子琴張為友者蓋老氏之流也然家語亦云孔子見其不衣冠而處則固略於禮法如莊子之所稱矣曰夫子以子桑伯子為可而又以簡稱之何也曰程子之說得之矣謝氏以為亦可南面則恐失之游揚既不見程子未盡善之意尹氏又因未盡善之說而專指其居敬為言若是則不復得以可為言矣夫率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之意矣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其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也曰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禮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

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程子之言蓋已曲盡其旨熟考而深思之可也若范氏專以簡為臨民之道則是居敬者無與乎臨民而內外判矣且子桑伯子之行簡其於堯舜之事又豈可同日而語哉謝氏似以居敬為舉其大居簡為略其細疑亦未安夫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敬豈獨為舉其大哉且居敬而行簡者自然理得而不煩之謂亦非有所略也有所略則與不事事者無以異矣游氏語若有未密者楊氏簡而廉之說亦贅而且狹矣曰仲弓以居簡行簡為太簡而程子以為不簡何也曰程子以其有心於簡而言耳然內無道揆外無法守苟以無事於一時可也久則蠱弊生焉將不勝其多事矣曰范氏之說如何曰此亦記一時之言耳未必有相發明之意也謝氏說蓋亦此意而辭差緩然夫子之許仲弓以南面者又非以其知此而許之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或問韓子不貳過之說如何曰愚嘗聞之師矣曰程子云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即冰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若如韓子之言則是心常有過而直過閉之使不形於事爾亦何足以爲顏子乎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爲不貳者則非學者不可不審而別之也曰此章諸說如何曰程子詳且盡矣其曰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者尤善張子之說本皆與程子同後乃易其遷怒之說則旣非文義之所安而又皆曰不使焉則亦恐非所以語顏子也范氏所謂性不移於怒者理則善矣而於文義有所未安其曰知幾則亦猶韓子之說云爾謝氏大意如曰不患有過過不害其爲改則檢身之意亦太疎矣游氏不遷怒之說亦程子之意而其論不貳過則猶范氏之云也又以聖人寂然不動故無過然則謂凡有動者皆過也而可乎至以不遷不貳爲有正心修身之別則說益以支矣又槩以能自強者語之則於顏子

之事亦無所當也夫顏子之賢利仁蓋不足以言之
又何自強之有哉所謂絕學亦老氏之語若聖人則
固不待學然亦未嘗絕學也楊氏求放心之說意亦
善矣然謂顏子之學止於如此則恐未然蓋顏子之
不遷不貳乃其終身好學之所就未至於是則雖欲
勉學而力行之恐未易可至豈能求放心而遽可至
是哉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
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
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或問四章之指曰程張備矣若范氏循理之云則非
所以語孔子周急不繼富乃義理之當然亦無使人
可繼之意至其後說則善呂說亦善但皆不見爲使
爲宰所以取與辭受之當然非獨以富不富分不分
而言也謝氏示人之說恐未嘗有此意以張子之說
觀之可見祿秩之說亦恐未然以程子之說觀之可
見游氏食功之說支矣而其於相賙之說則得之楊

氏深譏世之君子以嗇與為吝寡取為廉者其意則亦善矣而其語有相戾之嫌以文勢考之若曰以嗇與為吝則其下宜曰多取為貪以寡取為廉則其上宜曰以多與為惠其文意乃相應耳抑其大意亦頗有未安者蓋聖人以義制事雖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優暇廉退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故雖以富為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為當受而不責原憲之辭且又教以及人而不曰以為私積也若徒知彼之說而不察乎此則其流之弊將使實吝者

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實貪者得託於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至於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則必衆疾而共排之以為是皆不近人情而欺世以盜名者此其為害且將舉一世而溺之污穢沉濁之中不但有如所譏之紛紛者而已也故愚嘗竊以為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介毋貪則庶其不失聖人之意曾氏蓋亦得此意者其說當矣

曾氏曰或問冉求之請夫子不與可乎曰請而不與則固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善

胡氏曰冉子為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予之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或問五章之說曰范楊之說當矣程子欲去曰字蓋
嫌於與其子言而斥其父之惡而欲用子產子賤之
例故爾蘇氏以為此其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此說得之矣蓋以論語考之其歎顏淵未見其止乃
顏淵死後之言而亦以謂曰起之非必親與之言而
後得用此例也張子之說蓋亦避程子之嫌然果如
此則當就一物之身而取譬言不當以父子而言也且
凡祭祀之犧牲通謂之用今以勿用為不用於大祀
而山川之次祀取之則其說蓋勞而於義益無所當
矣而呂氏尹氏皆祖之不其誤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
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
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
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
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
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

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
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
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
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
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
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
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
期哉曰日月至焉者何也曰此言諸子從事於仁或
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大抵此章之說
程張侯尹得之為多然程子之解以得善弗失言之
似與此章文意不協未能識其何意也其解日月至
焉者則密矣至其所改周伯溫說與夫所見規模意
味氣象之云則非其身親而實有之亦豈能發明至
此耶張子內外賓主之云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
為主也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誠如是辨則
其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
循循而不能已而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為
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

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與范氏無他異說呂氏徒贊
仁道之大而不言其所以大固為踈畧又謂賢人身
之可久而已足使凡身之者絕望於不息而終於可
久之域也其曰氣不能守者蓋將以明夫顏子之不
能不違者非出於本源之病至謂必致養其氣而成
性然後能不繫所稟之盛衰則其說反忘本以徇末
而非顏子之事矣大抵持志養氣內外夾持之功在
衆人則可謂云爾已矣至於顏子之未達一間則程
子所謂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者乃為得之非
可以常情測度也其以自強不息者為大而化之之
事又以顏子為幾於賢人之德則其於地位之淺深
亦舛矣游氏以仁為人心則仁之與心非二物矣然
曰不可須臾離而謂人心不可一日不依於仁則心
之與仁又為二物而或相離或相依也是其為說亦
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至以用力於仁為行仁不違
仁為以仁存心而有內外難易之別則其離內外判
心迹而倍其師說益甚矣且以仁存心亦豈不違仁
之謂耶楊侯不遠而復之說蓋自其既違而旋復之

際言之雖無害於本文之意然學者正當於其不違之際而體焉乃可見其所以用功之意味耳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言至矣范氏胡氏亦庶幾

矣胡氏曰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也然亦無病謝氏之云則季康子未必有此意也楊氏所

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卒不競也呂氏之訓不甚親切然

引以釋果達之云者非聖言之本意考之本章可見藝之為言能其事之謂爾亦不必拘以六藝之目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范氏得之矣謝氏之說麓厲感奮若不近聖賢氣象者而吾獨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楊氏惟顏閔不仕之說原於程子而失之孔門之不仕者如曾皙漆雕開之徒必多有之不但二子而已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或問伯牛之疾先儒以為癩信乎曰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則不可知也其曰命者何如也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范氏楊氏言之詳矣然范氏引易而言則不類而又曰能盡人之道則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益錯亂而非其序矣曰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何也曰舊注以為惡疾不欲見人未必然也樂肇

以為禮病者居北牖君視之則遷南牖欲令君入而南面也孔子視伯牛疾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而孔子不敢當故不復入其室止於牖下取其手而執之理或然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或問顏樂之說曰程子之言詳矣然其言皆若有所指者而卒不正言以實之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學者所宜詳味也若必正言以實之則語滯而意不圓

矣范氏疎淺類非所以語顏子然其富貴能憂之說則亦得乎言外之意也呂氏以理義悅心言之尤非所以語顏子者謝氏心不與物交之說求顏子用心所在而不可得之說則又流而入於老佛之門者耳獨楊氏之說為庶幾乎程子者耳曰然則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若范氏呂氏之說蓋皆未免乎侁之蔽而王公信伯論之則又以為心

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則有著矣道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是也以是為說則又流於異端之學而不若樂道之雖淺而猶有據也彼其及門升堂親受音旨而其差失有若此者而況於後世之傳聞者哉程子所謂顏子之樂仁而已者則胡氏張氏發明之尤詳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張子呂謝楊尹之說皆得之但

張子以中道而廢為顏子之事則過矣又以樂正子為信道亦非孟子有諸己之意楊氏引求也退故進之為說亦非是所謂今女畫者乃責其不勉之辭而非誘進之之意也若程子范氏之說意則善矣然以其說推之則覺其三句止是一意而徒然煩複恐非聖言之本旨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皆不能出於其間而謝說利非必殖貨者尤可以警學者用心之微

也洪氏之說亦善洪氏曰讀論語者必先知其言之先後若參也魯必先於一唯之對也片言折獄必後於由之行詐也子張未仁必先於能行五者也子夏切問近思必後於小人儒也門人所記初無次序不可以不考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范楊謝氏皆善而其間不能無小得失也行不由徑乃其所行之實事非以設譬而已但既有正塗則自不當由徑然亦必不至如程子所譏之迂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

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既曰得人矣則安知其不已受署而為之屬乎去古既遠風俗之變不可知固有不可以懸料而盡知者然大意其無煦濡媚說之私則亦可見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或問孟之反何人也曰胡氏以為即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曰諸說如何曰此本無異說而諸家橫出他意以汨之殊不可曉若范氏衆必有爭功必有矜之說夫讓而不伐理之當然非為有爭有伐而後以是為美也謝氏之說尤為過之夫操無欲上之心固足以抑夫好勝之私矣然人之私意多端發見亦各不同豈有但持此一行而便可必得大道之理孟之反之行固可為法然遂以為但師孟之反而可則恐非夫子之意也范

氏於此復為得之夫子之意如是而已呂氏說亦費力夫子所言未有加人一等之意也楊氏之說尤失本旨此言其不伐之美豈論其功耶以此為言不但非夫子之意亦非孟之反之意也尹氏辭約意盡優於衆說若更以又為乃則盡善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或問十五章程子說與本文而字若有戾焉曷若從范氏之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者為協於文耶

曰巧言令色衰世之所同好不得而輕重於其間也且其立言猶書所謂無虐惇獨而畏高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虐惇獨而獨畏高明哉曰諸說如何曰謝氏所謂善觀世之治亂者非聖人之本旨也楊氏之說若以非巧言令色不足以避遊談之禍者尤恐未然遊談相傾乃戰國之事夫子之時未有是也且夫子之言本豈有此意哉侯氏改字之說則其不解甚矣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諸先生之說其理深矣然以文

義考之則洪氏為得曰何也曰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程子之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亦嘗以為世又有不知而不能由者矣何獨於此而不然耶若范氏之說則是賢人之行與眾人不異特其知之為異耳豈有此理哉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謝氏美矣然聖人本言文質不可以相勝而謝氏專以觀人為言故其說雖高而於文義首尾皆所不合其引子貢文質之言亦非是且使學者無復矯揉損益之矣殆非聖人之本意也得其旨者其楊氏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蓋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意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終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矣

叔子之意當亦類此而語不分明似并以上生字為生存之生者其於義理固亦可通但於上句文義差不甚協耳張子於兩生字義亦皆為生存之生而又增入吉凶其非正之說蓋欲以對下文幸免為二事者然於上句本文之意則無所當矣范說人之性善故其生直者合於程伯子之意矣而其下文生字皆以為生出之生則與本文殊不合不知其偶用此字而不計其同異耶抑直以生直之生亦為生出之生也大凡其說自罔無如也以下皆不可曉吾聞范公

莊敬誠實而其訓說聖言散漫不謹乃至於此亦不能識其何說也呂氏足以免於世之云如張子之說其以罔為無常則於此章之意無所當矣又疑如網之下少之無網三字然亦未見其有無常之意也謝氏以順理為直生為生存之生游氏以循理為直生為盡生之經其論直字略同而生字少異然以經之本文與程伯子之說推之則皆有所未合蓋生理本直不待人順之而後得直之名若至大至剛以直之直亦氣之本然不待人以直養之而後得此名也生

存之生已辨於前盡生之經則又所以能保其生存之道也於經之文亦無所當矣楊氏以生對死則不類以不益生助長為直則與本直之云者益相遠矣原聖賢之本意豈若是其支蔓而無所切於日用之實乎益生不祥本老氏語吾不知其所謂然其語意似為養生者發與孟子助長之云殊不類此又學者所宜別也尹氏蓋發明程子伯子之意而語亦未瑩然其賢於諸說遠矣蘇氏之說亦近之蘇氏曰罔不直也天之生水之曲也或碍之水不碍木不抑未嘗不直也凡物

皆然而况於人乎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呂尹氏亦得之而尹氏為尤切於文意但其以安訓樂為未盡其宣揚發暢之意耳謝氏過高而楊氏以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為知之者則反以卑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後一說尤佳張子之說則又備矣范氏中人以下可以入於下愚者殊不

可曉其曰性善以下又有論性不論氣之弊謝楊又各得其一偏也楊氏所引不失人言亦與程子不類彼蓋汎言應世接物之事此則專為引進學者而言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或問樊遲問知而夫子告之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也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

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矣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智也意者樊遲或有此病故夫子以是警之與曰所謂鬼神者非祀典之正耶則聖人使人敬之何也若以為祀典之正耶則又使人遠之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其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非其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

褻而慢之也曰問仁而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
曰為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
計其效而後為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
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為其事不計其
效惟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
意爾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自夫功
利者而為之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之
以此又嘗以先事後得告之其所以警言之者至矣曰
諸說如何曰程子之論先難後獲者至矣敬遠鬼神
第二三四說亦善第一第五說皆以非鬼神淫祀言
之則恐聖人所謂鬼神者初不為此等也若於此等
猶致其敬而於鬼神之正乃或親之而不能遠焉則
亦何以為知之事哉以臧文仲祀爰居作虛器者質
之聖人之意可見矣其釋務民之義以民為人者當
矣而其前三說似亦未安也范氏以務民之義為振
民已無所當又以敬遠鬼神者為明民則尤無謂矣
其論先難後獲似亦未達程子之意若先有心於育

德則豈後獲之謂哉呂氏之說庶幾其近之矣謝氏以義為利者非此文之意知鬼神之情狀又未見其所以敬而遠之之意亦大漫矣先難後獲意若可觀而亦非程子之旨其曰於此時可以見仁者則尤非夫子之意矣學者之於仁固欲其終身體之而不失豈欲一時見之而遂已耶楊氏以義事而為二猶有新學之餘習也與其論鬼神之意則固善矣先難後獲雖非程子之意而在熟之之云則優於謝氏也尹氏全用程說無所復論此外則蘇氏曾氏之說亦可

觀矣蘇氏曰孔子之言常中弟子之過樊遲問宗德孔子答以先事後得則須也苟得之意也與其問知也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教之以專脩人事而不求僥倖之福也其問仁也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教之以修德進業而不貪無故之利也曾子曰務民之義而不務利敬鬼神而不近之非明智不惑者不能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或問仁知之說如何曰程子至矣蓋夫子之意正為仁者之於山知者之於水誠有喜而好之者非但如之而已也故程子以喜好訓之又以氣類相合言之

則雖其他說之或略於此者亦可以類推矣張子乃謂特言其成德之後性相類耳非謂仁知者必有所樂則失之矣程子所謂仁者安其常亦言仁者之所以壽者以此非以安常為壽也以其所謂以靜而壽靜則自壽者觀之則亦可見其意矣張子無戕賊之說蓋亦類此古註范游氏說皆然獨張子一說乃以壽為安靜長久之象則與呂謝楊氏之說皆若過高而失之矣謝氏若夫以下蕩而無止不類儒者之言所謂其樂有不存焉者文義亦不可曉也曰程子謂

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而呂氏又以體用分之如何曰程子所謂體者體段之云耳非有體用之分也若其分之則必易置呂氏之說而後可耳曰仁壽之說諸家之得失則固然矣然其失之淺深奈何曰張子之初蓋以仁或不壽而為是言耳然於聖人之意猶未太遠也及其論顏子之不壽而歸諸天則不壽復有疑於此矣謂澤及萬世者雖粗而猶有實曰盡性而與天為一則論愈高而病愈深矣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而太公治齊尊賢尚功伯禽治魯尊尊親親其治化又不同矣齊自桓公管仲不無變亂太公之法而益趨於薄魯則雖日衰弱廢墜而其規模氣象猶有周公之遺意則其舊俗之變又不同也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

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諸家於此蓋各得其一端而遂據以為說故雖為說之多而終不能無所遺也而又有避嫌之病益使其說不得不有所遺如避周公太公優劣之嫌則曰非二公遺化之不同而凡史書之言太公就封報政遲速者皆舉而廢之避魯以侯國而行王道之嫌則曰有王者起而取法於魯則王道翕然丕變此其說雖似美然恐其不免於有意之私而非聖言公平正實之本旨也又或

以爲齊一變可比於魯之治時者亦非文義若果其
言出於此則魯之治時乃周公之政即王道本末之
大備也又何待一變而後至道乎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夫子之意本爲觚發而推之
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
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諸家推而廣之各得一意但
楊氏所謂正名者與此事同而文意不類蓋正名之
意就實以正名此章之旨循名而責實其事雖同而
不可以相明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
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或問宰我井有仁焉之問何也曰孔氏以爲欲以極
觀仁者憂樂之所至是已而程子所謂好仁不避難
范氏所謂憂爲仁之陷害者亦得之也然諸家有以
爲井有仁人當往救之者則凡人墜井亦所當救不
必仁人也亦有以爲仁人在井當往從之者則豈有仁
人無故入井而吾又何爲從之哉有以爲赴井可以

為仁者則亦不待往而後知其詐也惟以為入井救人可以為仁者為近之若吳氏以為仁當作人者則亦或有此理而未敢以為必然也曰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

證之則明白矣程子所謂陷以非其所履又謂陷之於不知則不深考於文義之過范氏以逝為不見善而去陷謂陷於不義則有人在井未為不善而入井救人亦未為陷於不義也大抵諸家之釋陷字皆不為陷之於井之意故其失至此惟呂氏首尾大槩得之但所謂以施仁術為未協於文義所謂不能自陷以行救則恐能字之下脫使之二字也而所謂欺以可救亦有所未安耳謝楊皆以逆詐億不信為言固與此意有相似者然宰予之問不為此發觀於孔程

范氏之說則可見矣謝氏又謂仁者之心正不如是而不言仁者之心竟為如何卒又歎仁者之難知而已無乃愈疑後人使徒以知仁為事而不務於為仁之實也乎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曰拯溺仁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狹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曰此外諸說之異同奈人極之要以窮力所至而已何曰程子下有闕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或問程子以約之以禮為約束之意而於顏子之歎則又以約為知要何也曰愚意二者之訓不異其義亦同皆為約束之意但在此章則為學者之分而與顏子所至有不同耳程子於此章之工夫次序地位淺深蓋深得之獨論顏子之說則鄙意有未安耳推孟子說約之云是乃所謂知要者而顏子之歎則恐其指此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以文為禮之文而謂理為禮之理似與程子兩說皆不同范謝則又以程子之論顏子者而施諸此矣謝氏以學文為舉而措

之之事幾若王氏之後為史官者稱其罷相之後方
恍然有所得者其失甚矣呂氏蓋宗張子之說然謂
學愈深則愈約而以博文約禮皆人事之當然而非
其至者則是約禮之上又有愈深之約人事之上又
有天道之約恐張子所謂至簡所謂一歸於是者必
不如是也楊說似得程子之意然曰趨於中則太密
又曰不出於大防則太疎也蓋欲著意影帶形容禮
字而不知其重複之中反生此病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

或問孔子之見南子何也曰按史記孔子至衛南子
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
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
之也曰仕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是於禮無所
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
執贄之說不知其何所考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
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人攝焉則
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

靈公南子特舉之爾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常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冒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為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况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淄亦何為拘拘謏謏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曰矢之為誓何也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且所言之為誓辭也其見於傳者多矣若曰所

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皆是也曰邢氏引蔡謨說訓矢為陳引欒肇說讀否為泰否之否如何曰程子諸家多用此說其義則

美顧其文義若有所未安者故范氏獨從舊說而今亦遵用之也曰子路之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

誓之何也曰曾氏言之得矣

曾氏曰見南子過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

能曉故誓

曰楊氏包承小人之說然乎曰易之說亦

之如此有云爾者而楊氏獨屢言之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乎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是說之行

將啓後世為苟容幸免之弊懼非所以為訓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或問二十八章程子二說自相為異何也曰解之言正也語錄則或有記錄之差焉曰諸說如何曰久字之意則皆失之然謝楊氏所論至德高明中庸之意皆善但其以高明中庸分體用而謂高明猶所謂至者則未安耳其曰賢知者多賢字其曰愚不肖者多不肖字亦其小失也侯氏蓋用程子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中之說而失之彼亦曰誠知此理則

事事物物皆有自然無過不及之地耳豈曰吾之手舉足履無非中乎其論仁處亦多此類甚矣其不精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

之有爭也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
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
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
故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
學者亦反求諸己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為聖人
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曰此章之意諸家孰為得
之乎曰程子詳矣然亦未免以博施濟衆不止於仁
而為聖者之事故其辨論仁聖之別雖詳而堯舜病
諸之語反無所當其答仁不足以盡之一條尤不可

曉蓋既不與其同於聖既曰堯舜不能而又曰能博
施濟衆則是堯矣然則堯舜獨非聖耶今以吾說通
其文義則彼之兩辨仁聖之別固不害於貫通也但
仁在事不可為聖一說亦不可曉耳其他如曰博施
濟衆何干仁事似亦太過博施濟衆實仁者之極功
但不可謂必如此而後得為仁耳又如謂聖人之至
仁獨能體是心而已此類亦恐記者失之至以博為
厚者則非此字義且與前後數條之意亦不相類而
又出其手筆則或恐其考之未詳也范氏博施濟衆

之說得其文義伊尹以下則已緩而不切子貢以下則又遂失其本文之旨矣呂氏分博施濟衆為仁聖之事殊不可曉子貢有志於仁以下則為得之謝氏分別仁之功用仁之得名者善矣然謂立人達人為仁之方而非仁則蓋以為仁道發明著見之所也此但以章句文義而言已為失之而能近取譬乃聖人直指子貢用力為仁之術非但使之知其所在而已也楊氏所引孔子告顏冉者亦要切矣然與此章之旨不類蓋仁之為仁雖無二致然聖人所以示人求之之術亦各不同不可一槩論也

論語或問卷之七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或問首章之說曰程子之解善矣語錄之說則未安

然解之云亦合之以蘇氏之說然後為善

蘇氏曰自

至於孔子作者略備矣特未

有折衷者耳故述而不作然猶不敢當折衷之名

而自託於傳述此則聖人之謙辭也謝氏以其卑而

恥之故必侈其說以自高其失聖人之意也遠矣其

論老彭則與尹氏之說皆善以為老聃彭祖者疑未

然也楊氏所論作春秋之意亦善大抵此篇聖人之謙辭為多疑以此類記之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或問默識二義孰為得之曰不言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而無疑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拳服膺而弗失也二義皆通蓋皆聖人之所不居也但未知當時立言之本意果何所指耳然以得言者程子范尹得之而楊氏過高以存言者呂氏得之而謝氏過高又不可不審也曰何有於我諸說不明而子又自為一說

奈何曰謝楊不解固無可說矣諸說之中呂氏為差易了然如其說則當增此外復字然後文意乃足恐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簡而晦也聖人處此雖為自貶然其辭氣抑揚之間亦不當如此之夸惟程子范尹共為一說但言以身處之自以為有而不言文義之所以然者推其所自蓋皆出於古注所謂人無是行我獨有之者是以但言其意而不復釋其文義也然以經文考之則何下當有人字有下當有此字乃得如其所說而經固無之則有所不通矣就使果如其

說則聖人之所以處此者乃其自貶之意而其所以為言者乃若自大之辭與夫所謂不如丘之好學則可謂云爾已矣者殊不相似也故竊以為不若直以不居為言則於文為順而無增加矯揉之煩於理為通而無夸大激揚之弊且第九篇十五章之言意亦類此讀者誠通玩之倫類可見然或者又疑二章所陳皆庸行之常非聖人平日所不居之例此則有未通者姑闕焉以俟知者其亦可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或問三章之說曰楊尹得之矣謝氏以言道為易而難於講學則未知其所言者果何道也以四者為非顯過則無乃又陷於自恕之失耶至謂此非聖人之自憂則又尊聖人而恥其卑屈之過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其語錄一節字義不精不若其正解及謝揚之說為愈也而楊氏蓋其心廣體胖以下重複散緩亦異乎程子謝氏之云矣范

氏舒遲和樂之云則善至以心體和敬內外而言則不識其何說矣又曰所以進德而不已此又豈所以語大聖人之德哉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或問孔子不夢周公之說程子以為初實未嘗夢也如何曰孔子自言不夢之久則其前固嘗夢之矣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為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之說有所未喻范氏之意蓋以為聖人因自覺其衰

之久而歎其將不得復夢見周公之事其以夢非真夢與程子略相似而其為說實不同也然夢見之云乃若今人之戲語聖人之言似不如是之不莊也謝氏以為聖人誠不厭健不息故夢寐不忘周公之事然而又曰然後無意於經世則是誠有時而厭健有時而息也而可乎哉其以已無意於經世為天無意於斯文則又推言聖人與天為一之意亦橫決而無所止矣楊氏夢見不可復以下似范語而意又不同蓋其正說自如本義而辭有所不足其下乃復以已

意推而言之以及於此耳此外則胡氏說夢亦有可
取者焉胡氏曰心為萬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
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者無明
晦古今遠邇通塞之間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
多變也然聖人誠存賢人存誠則其夢治若夫思慮
紛擾神精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
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
間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或問道為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
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己之所自
得何也曰若為父子而得夫仁為君臣而得夫義者

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
者志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
奈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
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
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
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
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
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

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
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也蓋志據依游
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
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
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
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
者未若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
周於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為之
序先後疎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

無復毫髮之隙漏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至矣
然其語意類皆簡奧未易遂曉今請試論其旨意之
大略如曰學者當如是涵泳於其中者統言一章之
旨也其曰兼內外而言之者以上文言依仁止於所
行而為是語以發其未盡之意明所行者非獨事為
可見之行也張子之意大略放此而其得寸守寸得
尺守尺之說意味尤深非躬行實踐之至不能為是
言也其一說以為人能志道則能求至其極而有所
進故所據之德不至於中道而止依仁則大者有守

故小者可游而不失其和和對理而言則一張一弛之意也其以藝為日為之分義者亦指六藝而言其皆日用之品節耳涉而不有過而不存云者亦言其當游於此則心存乎此去之則不專係念於此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張至矣范氏平實而仁字之說未盡呂氏簡約而依字之訓或疎謝氏以志為趨向亦曰其大槩不倍乎此耳以夫子三軍奪帥之言質之則所謂志者不應如此之輕且疎也君子有時不善之云則縱而不謹以啓自恕之門甚矣戴天履地之譬

則幾矣然未知其所謂道者果何物也至於無藝不害為君子之語則又慢而不虔矣游氏念念不忘之說善矣而以其下文所論推之則所指以為道者則恐其未免於老佛之餘也志者有思之主而有為之端也若之何以無思無為當之而無思無為又豈惟精惟一之謂耶至以精一分管中庸亦無是理堯舜禹皆自誠而明者而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也今日三聖執中皆志道之效其亦不可曉矣以據德為止其所而自得亦於彼此文義皆有所不合蓋此所謂

據於德者守其所得之德耳非以有所據而後有所得也若易所謂止其所者亦曰止於其所當止之所而已豈固守不動之謂哉以依仁為不違仁者善矣然謂不仁則皇皇然無所依則非文義也蓋所以依於仁者正謂其未得於仁而欲其依於是耳非謂既仁而後有所依也且其依之亦反諸乎身而去其不仁者而已非若子之依父妻之依夫雖曰至尊至親而猶為兩物也其曰據德以體道依仁以成德者則亦得之但其所謂道者既差則其二者亦未有所附

也其論游於藝以閑邪而守仁者意亦甚善然亦必以張子范氏之說為正然後可以及此若但如游說而已則是徒為是物以繫其心而於日為之分義初無所當也而可乎楊氏大抵皆以其已然之效而言而求其所以用力之地則未之及也尹氏則賢於諸說遠甚其曰志道以致之者尤為切當但據德以行之者似稍疎耳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無他異惟范氏成人所以成

已者失之遠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氏亦庶幾焉但所引孟子為未當耳呂氏之訓釋有功而楊氏引據亦有助也謝氏一隅不識者奪之大過復於王之復乃下告上之辭引以為說亦非是曰反之為還以相證何也曰如易所謂原始反終者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或問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謝說亦善楊氏舊本仁人有不忍者後改忍為能蓋用程子之意不忍不能語意之精粗蓋有間矣然終不若程語之完且善也說有病聖人之心豈其若是之支哉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或問十章之與不為許與之與何也曰若為許與之與文義亦通但以子路之問觀之則所謂與者正謂

與之俱耳曰諸說如何曰程張之說無以易矣范謝亦皆得之但知物我之分云者恐非所以言聖人耳呂楊分別孔顏不同處亦有此意蓋此章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幾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此章之意猶止以一己之從違而言若孔子之天下文明則風動神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程子可求不可求皆決於義謝楊可求不可求皆決於命至於張子尹呂則以可求者爲義而不可求者爲命三說不同然愚意以謝楊之說爲未安也蓋此本設言以明富之不可求故有執鞭之說若曰命可求則寧屈己以求之則是實有此意矣豈聖人之心哉曰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則奈何其言此也曰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爲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意亦爲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蘇氏之說蓋亦如此其非孟子則失其旨而吾亦已辨之矣蘇氏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不可哉然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迫于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為高其閑闕固其扁鑄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

以無有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尹說得之曾氏之說亦可觀焉曾氏曰鬼神恍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謝楊說亦善楊氏舊說引孔子事甚佳而後復刪去之范氏正人之說語意最為疎濶皆不可曉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或問十三章之文程子改三月為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

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合分之誤矣故范氏獨引史文為正而其為說亦他說所不及但以為樂為學樂則未然耳蘇氏說亦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而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黜然而黑頽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或問夫子不為衛君之說曰程子尹氏盡之矣但程子并引諫伐之事似非此章問答之本意耳謝氏所引王氏之言誇而不實楊氏於此最為留意所引檀弓之說及以蒯瞶處伯夷之地皆得之矣但以郢處叔齊之地而不及輒則於文義之間似失當年答問之本意也至其卒章深詆善兄弟之讓而惡父子之爭者以為失旨亦不可曉蓋此章大體正此句檀弓立孫之說乃其間小小曲折耳二子之疑雖由此起而夫子所斷則以其父子之爭而絕之初不復論此曲折也至第二條始以瞶輒父子當夷齊兄弟之處

然則前此蓋牽於文勢之波流而自失其所主之正
意悅於新說之有據而遂以舊義為無可是以其言
不能無小失耳曰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
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
後知夫子之不為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
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
其所為或出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
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
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

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
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
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
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
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
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

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蔬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記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然金革百萬之語又於張子說中見之不知其何故也太公云者推之金革百萬之言始有所系或本張說而誤入程語也耶范氏說亦得之謝氏無所樂之云則老佛之談耳又謂聖人視義富貴亦如浮雲則亦過而失乎聖言之旨也揚氏以天爵

之貴備萬物之富為言若將與世之富貴者校勝負則既病矣然必挾此而後樂又非聖人無所不樂之意也又謂聖人於不義之富貴視其去來如浮雲之輕者亦誤矣聖人於此方言其視之之輕未遽及其去來也且聖人視之之輕亦以自義理而觀之為不足道耳非以趙孟能賤來去無常而輕之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或問程氏學易無大過之云何也曰此以為聖人之未學易也不應嘗有大過其既學易也不應猶有小

過而為是說矣然以文勢考之恐不如此蓋既曰謙辭則又何所言而不可耶曰范氏以下如何曰謝尹皆宗程氏者也惟范楊為小異然范氏真以聖人為有過則疑未然楊氏說又過高而無實至所論五十字則皆未知其誤而云爾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言自有不同然其曰雅素云者得之矣正音之說恐未必然諸說大略皆通范尹雅字之訓甚善執禮之說恐不必然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次則尹氏得之蘇氏蓋亦得之而不能無病者也曰何也聖人之自言非惡其不讓慮其非實而為為是含蓄之言也盛德之至橫口所言如天地之生物而不自知其功耳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一說真以孔子為發憤而至於聖蓋其平日所論如此恐或未然其一說論樂以忘憂者則盡乎人情矣范氏分好學好道二事得無老氏

損益之遺意耶謝氏不悟其為聖人之謙辭而欲引而極之於無我之事其亦誤矣且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主意要重在上字今乃以濟欲累物反之則未知其所主之安在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謝尹得之矣范楊三字之說得之而并以神為不正亂俗之事則失之呂氏三字之說皆病而獨神字之說近之但此乃鬼神而直

以為妙理亦少過耳若妙理之神則聖人固未易言之然不當列於此四者之間也游說亦佳而未免有所偏也曰孔子於春秋紀災變戰伐篡弒之事於易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日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也亦鮮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此無異論獨張子所引顏子之說乃正蒙所謂達善達不善者恐非易大傳之本意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或問孔子何以知天之生德於已也曰天之生我而使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是生德於我矣豈其不自知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如此矣但其連下文而言則其意若曰天之生德於我者如此其死生禍福固有不偶然者矣使桓魋得以害已是亦天

也而豈魋之所能為哉夫其上句之說則善矣而其所論下句為不自必之意則予未能不疑也范氏假手之云則下句盖用程說但其分別天命之殊則有不可解者爾謝氏以下下句皆用程說而謝氏所謂與天合德者恐非生德於予之文意也尹氏又以天其或者為言則是并與生德而不自必矣於孔子程子之意恐皆未有所合也曰子之有疑於程子之言何也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所不同也為不自必之辭

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以文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不同矣以事考之則寮倉之為譖愬利害不過廢興行止之間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言各有當不可以此而廢彼也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微服以過宋何也曰程子論之詳矣然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既遭伐樹之厄遂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蓋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亦未嘗不閒暇也所謂竝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於斯焉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或問無隱之說曰程子張子范呂尹氏之說得其實

矣游氏亦為得之謝楊氏為說雖同然其所以為說者則恐其過而流於老佛之意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或問程子所謂誠忠孚信之別奈何曰誠忠以體用而言也孚信以內外而言也曾氏曰忠者心不欺信者言不妄其義亦通曰諸說如何曰范氏之意亦善但所引行有餘力以上云云者乃為子為弟之常事四教之云又自學文以後而言也然要其歸宿卒亦不外乎為子為弟之常事也但能博學於文而又約

之以禮則行日益修而忠信日益篤耳謝氏三事之說亦善但說有內外之殊則亦不得不合用其力耳尹氏之說又若四事各為一門而不相須者恐亦未免有病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獨楊氏為太支然其末句之說亦善此外則吳氏曾氏說亦得之

吳氏曰君

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耳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務不至於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雨集溝澮皆曰無有虛實約泰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乎

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之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

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無他異獨射宿之義小有

不同蓋謝楊得之為多驚衆之云意似廣而實不切

暴物之云蓋取田不以禮之意然其取義亦疎矣范

氏造次必於是尹氏操於心以往皆非所以言聖人

此外則張敬夫所論亦佳

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地

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

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恣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咈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諸說大意略同但文義各異至句讀亦有不同者然程子之說無以易矣尹氏發明其意亦為得之張子說略而義亦正楊氏謝氏胡氏似程子而小不同三家復自有小不同處然皆不若程子之密也胡氏曰聖人生而知之作無非理故無不知而作之者孔子不以生知自

居今乃自謂其無不知而作之者又以見聞擇識之知為次則孔子之知乃生知也夫不為妄作在聖人為不足道然味之則無所不知非聖人不能矣若君子有所未知則不作可也多聞多見耳目所受也擇善去不善致知之端也從之效於事為也識之記而不忘也內外並進利仁之事雖異於生知亦其次矣至於呂氏則以知之屬上句其說以從之識之知之三者為求道淺深之序則固不得而從之范氏在楊胡之間但以為聖人有所不知而闕之則誤矣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或問二十八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謝氏為小異然

大意亦同耳曰不保其往舊說往謂往日之事如何
曰此於字義為得但文勢差倒耳若以錯簡推之則
自其潔已而往日之不善亡矣故不保其往日之不
善亦不與其退去而為非取其今日潔已以進之心
耳如此則似或本於中心之不能已者而每出於有
意計度之私也夫豈然哉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
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

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所謂聖人謙遜審慎不掩人善
何以言之也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
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也
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己之能以
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
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

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為善人之歌而遽和之則已之所歌乃殘章耳故必使反之而後和則已之所歌亦全章也此意亦善但未見善字之意耳他說則又并必使反之之意而失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或問三十二章之說曰程子之意善矣然曰人於文皆曰吾勝人則莫字之上更有人字下合更有曰字

文意乃足又此句吾字設為眾人自稱之辭而下句吾字乃為孔子之自稱文勢亦不相屬也如范說則二吾字不相戾矣然其於文行之間無所輕重則亦未得為至論其曰進而不已者又非所以言聖人也呂氏莫字之訓善矣其論文意大槩亦皆得之而辭或未瑩至於此非謙辭以下則非此章之旨矣謝氏為得之但聖人雖不讓於文而猶人之說猶其論聽訟耳亦未嘗自以為過人也躬行君子對文而言自有虛實難易急緩之殊故不居以勉人非必謂其可

以入聖而後不敢當也楊氏似程說而下句語意不足無以審其必然尹氏上范下程尤為踈濶矣曰然則奈何曰此其文義集註備矣若其所以然者則未可以一言盡也蓋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旨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淵永至於如此非聖

人而能若是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或問三十三章言說曰程子說子華之意似以為雖夫子之誨人不倦然已則未能學以承聖人之誨耳如此恐於文義有所不通張子之說善矣范氏專以不自聖不當仁為能聖且仁者雖若近似張子之言然其意本不同也若不論其實而惟其所不敢當者則與之則世人之不敢自聖當仁者多矣果皆可以

為聖且仁矣乎又以不厭不倦分屬聖仁亦非是若孟子所引子貢之言則可謂云爾已矣謝氏謂不厭不倦則聖且仁矣亦未見其所以學所以誨者果何如也且自始學以至成德其梯級有不若是其易以躡者若之何而遽以仁聖之名加之乎楊氏以功施於人為仁殊不類其平日之言蓋不可曉又以弟子所不能學者特在於有其實而不居其名之一事其病亦若范氏之類也尹氏最為得之但不當雜取子貢之言以亂此章之旨耳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諸家之說當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為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

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曰諸說如何曰孔氏得之但其語似有以此合彼未能爲一人之病類非所以語聖人者若程子則至矣范氏恐其於禮未得則不考士喪禮之過者又曰不與其誠則非聖人之事而其語意亦似重複不辭者謝氏以爲非夫子之不禱乃語子路以禱之理則又甚矣據此文實夫子之不禱而詳味語意又未嘗告子路以禱之理也蓋其務爲高竒廢舊文而生新意每每如此至論鬼神之有無則又其所聞於程子者理則然矣然非此章之意今不擇其所當出於凡曰鬼神者則舉而一施之其亦誤矣且言交鬼神之誠意則同必有禱而後用之今夫子未嘗禱則又安得以此而言之耶若曰聖人平日自然之誠則又不當對鬼神而言也楊氏合吉凶之論似矣然所謂合吉凶者言聖人之好善惡惡賞善刑淫如鬼神之禍福無不合於理也豈以己之吉凶爲言哉尹氏合用程子之語善矣而加以

自求多福之云則非所以語聖人也曰子以禱非病者所自為而程子以禱為悔過遷善祈神之佑何也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詞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復有禱哉諸說之外胡張二說亦為得之胡氏曰禱之為禮非正禮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廢者故聖人之立制猶盟詛之類爾然君子不自為也惟君父則可而又必於其鬼焉若非其鬼則是淫祀而已又安取福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祇與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誠貫幽顯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豈疾痛而後禱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少而壯壯而老非日月至焉者其何

以如之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而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或問三十五章三十六章之說曰程子盡之矣他說皆不能出其規模之內而徃徃偏主於一事細參考之優劣深淺見矣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子謝尹之說盡之矣但所謂聖

人之時者非是所記程張問答語意尤精至於所以推之則不若前說之善矣范氏以三者為德之脩則非所以語聖人呂氏不言三者之所以然而論其效固已失之而所論之效又不切於本文之義也楊氏所言皆非聖人之事惟德盛為庶幾然以上下文推之其為德也亦或非其至者矣

論語或問卷之七

論語或問卷之八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或問曰何以言三讓之為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

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為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為至德何耶曰太王

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狷王季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札之事蓋不同矣曰逃去可矣何必斷髮文身哉曰先儒論之多矣蘇氏以為讓國盛德之事也然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亂之所由起故泰伯為此所以使名實俱亡而亂不作也此以利害言之固不足以論聖賢之心而其弟黃門又曰子貢言泰

伯端委以治吳則固未嘗斷髮文身也且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哉此引子貢之言則其事固有不可考者然以漢唐二事例之則亦未足以盡聖賢之心也蓋使王季之心但如顯宗玄宗則可若有叔齊之義則亦不能以一朝居矣使泰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然顯宗玄宗之心其厚薄又自不同也曰程子旣曰泰伯知王季文王必能開基成王業矣又曰不必

革命使紂賢文王必為三公何也曰此亦推廣假說之辭耳曰謝氏以為泰伯亦能有天下信乎曰泰伯固為至德然恐非文王之倫也使其德業果與文王不異則太王之欲立季歷乃邪心矣大率此為推本而言楊氏之說得之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范呂亦得之謝氏

不就理之云過於高養德之云偏於內楊氏則辭費甚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或問三章之說如何曰程子范謝尹氏皆善呂氏所謂得禮者過之而楊氏以啓手足為不虧其體戒慎恐懼為不辱其身則支矣曰其以易筭為死生無變於己者諸說之所不及不其至乎曰昔晁詹事嘗問此義於程子程子曰禮也晁曰今人蔽於老佛之說

則不謂之禮而謂之達矣程子然之不知楊氏於此其果以禮為重乎以達為重乎是未可知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或問曾子三言其為脩身之驗奈何曰此程伯子尹氏之意也夫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即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能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

正顏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能近
信矣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有
素則出辭氣斯能遠鄙倍矣曾氏亦以為君子於是
持養既久而熟睟面盎背不待施設而自爾也故皆
以斯言之此說當矣曰道無精粗本末之間今以籩
豆為末節而獨貴乎此何也曰夫謂道無本末者非
無本末也有本末而一以貫之之謂也一以貫之而
未嘗無本末也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其分守固不
同矣故君子所貴貴乎其本而已苟所以本於身者
不足遠邪而去偽則屑屑於儀章器數之末亦何為
哉曰程叔子之說如何曰容貌莊敬則可遠暴慢養
於中而言自順理者得之矣解中所論正顏色出辭
氣二句則與上句之例不同而又各為一說不知其
何故也曰有為此章之說者曰道之所貴有此三事
動容貌以遠暴慢也正顏色以近誠信也出辭氣以
遠鄙倍也動也正也出也閑邪而收放心之術也心
少不存則動之正之出之者誰歟動容貌矜莊以修
之也心一矜莊則輕忽夷易之態自不形於聲正顏

色端儼以莊之也心一端儼則偽妄不情之事自不入於念出辭氣審度以發之也心一審慎則僻違背理之言自不道於口矣子以為何如曰此本謝氏之說也然經文但曰動曰正曰出而已其動之中否正之真偽出之得失皆未可知也所貴者乃在其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故其動能遠暴慢其正能近信其出能遠鄙倍耳今乃以動為矜莊出為審度則其文義自無所當又謂一矜莊便能遠暴慢一端儼便能近信一審度便能遠鄙倍則是其所用其力者止

於揚眉瞬目之際而遽責其有睥面盪背之功吾恐其無沈浸醲郁之風而未免於浮躁急迫之病也且一為端儼之色安知其非色莊也耶此又不但文義之疵而已其始皆自謝氏失之吾不得而不論也曰諸說如何曰呂氏以為三者皆道之正謝氏亦云三者皆道者皆非是楊氏說將死而言善者得之但以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為人所以施於己者似亦非是而胡氏所考曾子之事則善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此者二而見於檀弓者一愚嘗考其事之先後竊意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箒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語也當是時也

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理即心其
視死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教坐亡幻語不誠不敬者
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
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偽
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於師矣曰顏子深知義理之
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宥問於不能雖多
而宥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
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說意

蓋如此而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
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
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
是以下問而不以為難亦此意也曰楊氏視天下無
一物之非仁夫誰與之校如何曰過矣其言孟子三
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
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
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而喻矣然自學
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

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日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

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如何曰即其言足以見三子之氣象亦善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或問六章楊氏之說然乎曰曾子之稱此正以其非君子不能故設為答問之辭以審訂之耳且楊氏又何以知此君子之未仁耶此言一立其流之弊將有排死節而賤正直之意非小失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至矣但毅字之訓恐或未然說文以謂有決者近之矣謝說如何曰謂顏子弘包

其毅孟子毅勝其弘可也自任以天下之重為任重可矣然亦未見道遠之意蓋此二字曾子已自釋之學者涵泳其言足以識其氣象正不必別下語也楊氏分別最為有功而或者病之誤矣但擴大作弘之事若曰非弘則不能容納之可也尹氏疎矣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

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埙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諷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强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然其間亦有疎密緩急之異詳味而審思焉可也謝氏說亦得之但立禮說諸家

多所未備至於楊氏所謂樂非鐘鼓羽籥者則過矣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或問子謂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者何也曰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程子言之切矣曰呂氏之說如何曰此非聖言之本意然亦頗中近世學者

之病矣曰謝氏之說如何曰其意則善矣然謂禮樂法度之外自有覺處則所未安易外以中其庶幾乎曰游氏如何曰此其所謂道者老佛之所謂道而已若吾之所謂道者則豈有搏噬毒螫薄惡之患哉其說之病與前篇同學者審擇可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或問十章之說如何曰諸說皆善但張呂未通耳胡氏上句小異然亦可取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能為亂自古亂民皆其材力出眾而迫於飢寒者不為人上者其可不思制其產厚其生乎抑學者不幸

而勇勇又不幸而貧苟無道以持之自行一不義取非其有日長月滋其不流於亂也幾希矣此又學者所當自警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或問驕吝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不同然皆是足以有警張敬夫論周公事亦善張敬夫曰周公以叔父之尊位上宰握大權勲烈如此其光也而方且握髮吐哺唯恐失天下之賢才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夫豈有絲毫驕吝存於其間哉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此章文意難明諸儒之說不一

孔氏范氏以善為穀惟楊氏以穀為祿其以穀為善者下句又皆不同孔氏范氏以為無不得乎善言三年學則必無不得善者誘人以學之意也程子侯尹以為難得乎善言三年學而猶不至乎善則終不足以進於善勉人汲汲於學之意也謝氏引王氏之言則以為三年學而不至乎善明善非易得之物勉學者自強之意也愚按此三說文義皆不甚通惟楊說為近之但訓釋有未備耳蓋不易得者歎美之辭若楊說而易至以志頗足其訓釋以明之則文意曉然

矣且上章論疾貧驕吝之失下章記去就出處之方在位謀政之事亦一類也若以穀為善則胡氏之釋

為善

胡氏曰穀善也成也爾雅曰信善為穀言善之成實也今世方言亦以物之成實者為穀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或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何也曰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為不

善以害其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能守死者篤信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曰諸說如何曰皆得之而程子所論篤信之意尤宜深味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或問十四章范氏之說如何曰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范氏為人君言故自上而下然其意終不備更當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為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左右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胡氏所論亦其一事今附於此胡氏曰東漢季年黨錮禍起穎川杜密去官家居每謁守令多所請託而同郡劉勝亦自蜀還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季陵清高以箴之密謂昱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惜己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

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之一乎豈
乃慚服以愚觀之豈從善服義固不可訾若密之為
是代豈行事也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大
繁如此黨錮諸賢多陷此失可不戒哉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以夫子反魯為定公時誤
矣又說魯樂既正放棄舊工以兩處文義考之恐亦
未然師摯適齊當用張子范氏之說但張子洋洋盈
耳之義為未安耳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或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程子二說一以為不與
治一以為不與求諸說雖多皆不出此子之不同何
也曰如前說則有宜為治矣如後說則有宜為得矣
今日有而不與則愚說雖陋恐或得其文意也楊氏
此章用莊生語語既不倫遂不見其盲意之所在然
以卒章之說參之則益亦如愚說云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諸說皆得之而程子為尤盡惟
天為大惟堯則之則范氏尹氏為得之楊氏說雖密
然氣象反狹與本文氣象不相似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
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

或問舜之臣衆矣而獨稱五人何也曰舜之天下所
以治者以此五人而已故孟子亦獨稱之他人不得

而與也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孔范二說不同何如
曰孔氏於文義若不順疑范氏之說得之也曰文王
服事商則善矣然以諸侯而有天下之大半得為順

乎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孔子稱武王周公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蓋文王受
命作周大統未集武王嗣為西伯又十一年而紂益
不悛於是武王順天應人繼志述事一服戎衣天下
大定此文武之實也而論者乃謂文王無意於伐紂
獨武王行之此考之不詳也夫文王之時三分天下
既有其二以加倍之力可取而不取猶北面臣節此
周之德所以為至德也言周則文武兼舉矣誠使仲
尼有取文賤武之意曷不曰文王之德以白之乎誠
使文王無廣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其
三分之二乎聖人之動莫非天理當文王時商歷未
終文王安得而取之及武王時受罪貫盈武王安得

而不取向若文王享堯舜之壽則夫三分之一亦不待周師而服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或問溝洫之制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道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曰禹之若是何也曰胡氏嘗論之矣然禹之儉勤乃其常德未必專為是也然其意亦深矣胡氏曰禹為天子有常奉矣然以絲功不就而華黻冕則以奉其先也盡力溝洫則以終其事也古之聖人愛其親有深長之恩如此然而不棄天下者

不敢以一家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曰孔子之稱之何也若王褒嵇紹則終身不仕可也也曰洪氏蓋有說焉然夫子亦稱其實而已未必真為此也洪氏曰哀周之時禮失其本而奢僭極矣夫子蓋嘗救之然而矯枉又不可以過正也故稱禹為法焉與墨者之宗禹異矣



